

散文

旧事

随笔

登狮子桥观景记

杨裕初

谢家洲下端有一小山,卧于沱水之侧,形似狮子,故名狮子山。山上有细辛、百合、丹参、骨碎补、茵陈、马兜铃、青木香、夏天无等各种药草,山顶有座天然石桥,叫狮子桥,甚为壮观。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建本小学教书。春季,茶陵县正本中学的数十名学子来此踏青,登上狮岭,远眺四周景物,皆大欢喜。十几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我从狮山之尾登上狮岭,找到狮子桥。这是三块石叠成的天然桥,高三四尺,长宽一丈见方,略倾斜。站在桥上,沱水在足下流逝,人像是立于江心,不免有些心怦腿颤。

我鼓足勇气站好站稳,俯视下方。见沱水抱山而下,从狮子亭到子房钓台(据说张良隐于云山,曾钓于此),约二百里,狮头正面对约台下方某处,此处河面最大河水最深,碧绿清澈,游鱼成群结队欢呼雀跃。对河的金山寺红墙绿瓦、暮鼓晨钟、香火缭绕,游人络绎不绝。门前几株大枫树,红叶胜春花。向东一望,二龙戏珠蜿蜒在目,二山隔江对峙,从长乐冲到袁家坳,从余家脑到雷公丫,十余里重峦叠翠、峰回路转、一望无际。

河中间有一石岛,上面建有

一座水府庙。据说过往船只经此必须焚香鸣爆,敬河伯。庙后有几株高树,每当晨光熹微之际,数只老鸦即鼓噪而出四散觅食。向南一望,神仙坳巍峨雄阔,其顶端插一根三四丈石方,穿入云霄甚为壮观。狮尾地接老虎岩,岩口很小,仅容一人上下。我拾级而下,三四尺后渐渐扩大,底层及四周皆平坦,一间石室能容五六十人,可惜生于荒山野岭,无人问津,只供樵夫牧子有时避风避雨而已。

距岩口数尺,有一石块上面有一两尺多长的洼。一个在此,一个在道士坳大石上。不过道士坳的那个常年干枯,老虎岩的则常年积水,樵子牧童常来此饮水。狮子头面对笔架山,山下江中有一岛,占二三十亩土地,两旁皆植以竹木,洲上盛产茶陵三宝之一——白芷。

洲头有几株高大的树木,鹰隼在其上翱翔,每当夕阳西下,群鹰从四面八方飞归巢,渐集渐多。它们或俯冲地面、或仰窜高空、或平整翅翅而遨游,或侧身飞行时偷眼察物,或翻滚筋斗,或二三只相互冲击;或长鸣翱翔,欢快异常。夕阳西下时,始觅巢而归。

后来,不知何时何人炸掉了那个狮头,铲平狮尾,断掉狮桥,使成一堆黄土,一片光冷,真是可惜可叹可悲可恨。

小小说

镜

陈正敏

郑科长刚放下手中签好字的文件,手机铃就响了,他瞥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吴老师”三个字,吴老师是他儿子树恺的班主任,树恺这孩子从小就是他和妻子的骄傲。

“郑树恺爸爸,您好。”电话那头传来班主任吴老师温和却略显严肃的声音。

“吴老师好!”郑科长条件反射般地挺直了腰板,“是不是树恺在学校……”

“确实有些事情需要当面沟通,您今天下午方便来学校一趟吗?”

挂断电话后,郑科长的手心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内心忐忑不安起来。树恺从小就很优秀,在学校从一年级起就担任班长,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在家长会上,他常常被邀请分享育儿经验。究竟是什么事让老师如此郑重其事?

下午三点,郑科长准时出现在县第一实验小学的教师办公室。吴老师正在批改作业,见到他立即起身相迎。

“吴老师,树恺他……”郑科长迫不及待地开口。

吴老师叹了口气,递过一杯热茶:“事情是这样的……”

随着吴老师的讲述,郑科长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原来,有家长反映孩子偷拿家里的钱贿赂班干部,而调查发现,树恺从四年级开始就利用班长职权搞小团体,他左右班上的班干部选举,甚至收取同学钱财……

“这不可能!”郑科长猛地站起身,茶水洒了一桌,“树恺从小品学兼优,他当班长一定是得罪了人,他肯定是被诬陷的!”



中国凉亭

(外二首)

张枣

中国凉亭

有一天我们在密林中迷路
夏天的雷儿正吧语轻轻
我的心发出奇异的声响
你和我来到一座中国凉亭

你的脸儿飘渺清洁
甚至连空气都不能把它察觉
你的柔发多么寂静
是世界的第片竹叶
携着影儿在水中浅睡

寂静中悠转着一只黄鹂
我爱你,我爱你
似乎陌生,又似乎熟悉
似乎唱过一次,或者说过一次

是一场仿佛,仿佛你曾历经
你的颤栗来自遥远的往昔
来自一场前梦,或一座中国凉亭
当雷雨的珠箔掩盖了四边

你和我来到一座中国凉亭
从此我们生活在这里
我感到我是你,你是我
要不,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

穿上最美丽的衣裳

让我以沉默的嘴唇向你致敬
我终日行走着的爱人
红红的火焰
每件事物的崇高的光轮
让我看那个最古老的部落
渡过河流和阴天
我知道你就是其中的一员
沉思在细雨喃喃的黄昏
和心事重重的人群之中
歌唱吧,我的爱人
请带领他钟情的女人
歌唱,并穿上最美丽的衣裳

鹿山的回忆

你在山的下面起舞
不再跟其他的手臂牵连
天欲落叶,树欲啼鸟
阳光普照你的胸前
空气新鲜,你不怕
你的另一半会交付谁
谁是黑暗,水果的里面
谁是灯,开启之前
谁去山顶的上面
书未读完,自己入眠?

屋檐下的烟火

罗锦芳

那是夏秋交替的时节,暑气还未散尽,风里已经有了秋天的意思。就是在那时候,父亲动了念头,要把屋旁那块空地好好拾掇出来,做成一个像样的菜园。

起初我们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毕竟六十岁的人了,腰腿都不如从前。可没两天,他就从镇上买回来一车砖,又扛回几袋水泥。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悻悻,却又藏不住那点得意:“你爸这人,想到什么就要做,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回去的那天,父亲正蹲在地里画线。他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眯着眼比画了半天,然后用石灰粉在地上撒出笔直的白线。看见我,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指着那片荒地跟我说:“这儿种西红柿,那儿种黄瓜,靠墙搭架子,让豆角往上爬。”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心里是有一张图纸的。哪儿整什么菜,哪个角落做什么用,他早就盘算得清清楚楚。他指着东南角那块说,要砌个浅浅的沙池,给孩子们玩。沙子要到河边去挑,挑最细的那种,孩子们光着脚踩上去不咯人。沙池边上再挖个小鱼池,不用太大,养几条草鱼、鲫鱼。母亲笑他:“一个菜园子,弄得跟公园似的。”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像上了发条。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起来,搬砖、和泥、砌墙。母亲在一旁打下手,递砖送水,偶尔还要听父亲指挥两句。父亲干了一辈子砖匠,这原是他的拿手好戏。可他还是慢,每一块砖都要在手里掂一掂,翻来覆去看几遍,放好了,还要拿出水平尺量一量。母亲在旁边笑他:“又不是盖楼房,差不多就行了。”父亲头也不抬,嘴里蹦出几个字:“做什么都要有个样子。”

两个月后,小院成了。十几块菜畦整整齐齐,中间是父亲用水泥抹平的小路,窄窄的,刚好够两个人并排走。东南角果然多了一个沙池,葫芦状,沙子细细软软的。沙池边上是小鱼池,用砖围起来再刷上水泥,里面养了几条草鱼,水面上浮着两片嫩绿的睡莲叶子。邻居们路过都要进来看看,嘴里啧啧称赞。父亲站在院子里,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嘴上却说:“随便弄弄,随便弄弄。”

母亲开始往地里撒种子。她种菜有自己的一套,什么时候该育苗,什么时候该移栽,什么时候该施肥,心里清清楚楚。香菜、红苕、红菜苔、空心菜、萝卜,还有几垄小葱、大蒜。她每天早晚都要到地里转一圈,看看哪棵苗长了新叶,哪棵苗生了虫子。有时候蹲在地里拔草,一蹲就是半个钟头,站起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却满脸都是笑意。

春天的时候,菜园里更加热闹起来了。西红柿挂果了,先是青的,慢慢地转红。黄瓜顶着小黄花,每天都在变长。母亲摘菜的时候,总要把我们叫回去。孩子们在地里撒跑,跑累了就去沙池里挖沙子,堆城堡,或者趴在鱼池边看鱼。母亲挎着竹篮,一边摘一边念叨:“这西红柿结得好,这黄瓜嫩,掐着都能出水。”父亲坐在屋檐下喝茶,远远地看着,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今年我们在菜园角落里垒了个土灶。周末的时候,我和妹妹带着孩子回来,在院子里生起火来。孩子们在菜畦间奔跑追赶,在沙池里继续他们的工程,在鱼池边捞落叶;大人们围坐在火边,煮一壶茶,或者炖一锅小火锅。火苗舔着锅底,热气腾腾的,青菜是从地里现拔的,萝卜还带着泥。母亲端出她腌的萝卜,父亲给每个人倒茶,嘴里说着:“多吃点,地里多的是。”

菜园不大,却装下了这一大家子的热闹。孩子们知道哪棵苗是他们亲手种下的,知道要天天浇水,知道捉虫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踩坏了菜。他们趴在垄沟边,瞪着眼睛看蚂蚁搬家,或者举着刚摘的黄瓜,得意地跑来跑去。

有时候我想,这个院子到底有什么好呢?不过是几畦菜,一方沙池,一个小鱼池,几棵树,一个土灶。可每次回来,心里就踏实了。父亲还是每天早起,在院子里转一转,看看哪块地干了,哪棵苗该搭架了,鱼池里的水要不要换。母亲还是在地里忙碌,孩子们还是满院子跑,鞋底永远带着泥。

院子里新栽了几棵果树,橘子树、樱桃树、蓝莓树、枇杷树,都是父亲从集市上挑回来的。他挖坑、施肥、浇水,一棵一棵地种下,然后站在旁边看了半天。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等过几年,孩子们回来就有果子吃了。”那儿棵果树还矮矮的,枝头光秃秃的。可我已经能想见,再过几年,它们会开出花来,会结出果子来。院子里会更热闹,更丰盛。就像父亲砌的那些砖,母亲撒的那些种子,一点一点,慢慢长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个院子,是父亲用他的手,一块砖一块砖砌出来的。父亲母亲不说什么,只是每天早起,在地里转一转,看一看。阳光照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照在那些齐整的菜畦上,照在跑来跑去的孩子身上,照在沙池里深深浅浅的脚印上,照在鱼池那几条游动的草鱼身上。

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们所有人的。

七十一岁正青春：访淦田八斗旧同窗

陈石山

闲眠之时,我翻看着尘封已久的通讯录,鼓起勇气拨通了一个搁置多年的号码。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洪亮爽朗的声音:“喂,我是升军啊!”

简单一句问候,瞬间勾起心底尘封的回忆。屈指细数,我与胡升军一别,已是整整六十多年。1961年的秋天,国民经济刚刚走出艰难时期,万物复苏,百业初兴。彼时,我们一同就读于溆口区淦田镇八斗村小学。两个七岁的乡下孩童,身着朴素的土布衣衫,并肩趴在简陋的木制课桌上,一笔一画学习“人、口、手”这些最简单的汉字。

那个年代的八斗山区,条件格外艰苦。村内道路尽是坑洼泥泞的土路,蜿蜒曲折;漫漫长夜,村民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或是一盏煤油灯照亮方寸天地。谁也未曾料到,年少时一场简单的分别,竟横跨数十载岁月,历经两个世纪的事世变迁。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如今的我,早已从溆口区人民医院医师岗位退休,安居天元区;而我的老同学胡升军,依旧扎根故土,守着八斗山川,做一名悠然自在的山里农人。

忆及年少情谊,我择日驱车前往八斗山区探访老友。车辆驶出淦田镇区,驶入群山之间,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抵达老友居所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记忆里那个背着篾匠工具箱、双手布满厚茧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是七旬老者。他身着平整精致的浅色夹克,头发打理得干净利落,笑意盈盈地站在自建小楼的台阶上等候我。

白墙黛瓦的两层农家别墅,隐于青山绿水之间,庭院整洁雅致,花木错落有致。昔日破旧低矮的农家老屋早已不见踪影,眼前之所见,已然是一处清幽静谧、别具韵味的乡间雅舍。

落座屋内,客厅墙面悬挂着数幅水墨山水画,笔墨沉稳,意境悠远。我问老胡:“这些画作,都是你创作的?”他笑着坦然点头。说罢,他从博古架上取出一支竹笛,指尖轻捻,悠扬的《杨柳青青江水平》回荡在厅堂之内。他指法娴熟,神情洒脱,神采飞扬。很难想象,这位兼具才情与雅趣的“文艺老者”,曾是八斗山区远近闻名的篾匠匠人。

闲谈之间,老胡缓缓讲述起自己的半生过往。年轻时,他仅凭一把篾刀、一双巧手,深耕篾艺,编织竹筐、竹席等农具,以此养家度日。后来时代飞速发展,钢筋水泥建筑普及,塑料制品走进千家万户,传统竹制农具渐渐淡出市场。面对行业更迭,他从未心生抱怨,凭着山里人独有的坚韧与豁达,顺势而为,从容拥抱新生活。

如今,老胡的儿女后辈皆学有所成,纷纷走出大山,在株洲、长沙等地安家立业、事业顺遂。他与老伴眷恋故土,不愿远离,便留守在这片青山之中。于他而言,当下的岁月,便是此生最安稳惬意的时光。

老胡身体硬朗,心态豁达。晴日闲眠,偶尔会受邀帮邻里修缮屋顶,每日酬劳两三百元。可在他眼中,赚钱从不是目的,只是一辈子劳碌惯了,适当劳作,方能舒展筋骨、充实生活。阴雨天气不便外出,便是他专属的艺术时光。铺纸研墨,描摹山河万象;横笛吹曲,排解闲时心绪。闲眠之余,邀约三五老友对弈象棋,楚汉交锋之间,尽享山野乐趣。

我们静坐院中品茶,远眺连绵叠翠的群山。老胡感慨万千:“从前一辈子发愁温饱,整日为三餐四季奔波,后来又担心赖以谋生的篾匠手艺被时代淘汰。现如今,这些烦恼全都烟消云散。”自给自足的农家蔬菜、清甜甘冽的山泉水、全覆盖的医保政策、完善的养老保障,衣食无忧,老有所养。逢年过节,儿孙驱车返乡,小院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晚年生活圆满且幸福。

夕阳晚照,落日余晖温柔地洒满庭院。老胡拿起墙角的二胡,一曲《赛马》铿锵激昂、跌宕起伏。婉转雄浑的琴声里,藏着一位普通农民跨越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程,也诉说着山乡巨变的时代故事。

返程途中,老胡的话语久久萦绕在我耳畔:“石山啊,我们活到这个岁数,能身体健康,安享晚年,看着儿孙前程似锦,这一切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好政策,离不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红利。”

八斗的青山依旧,淦田的碧水如常,但这片乡土的人间烟火,早已换了全新模样。泥泞土路变为四通八达的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打通乡村与外界的纽带;贫瘠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从1961年懵懂无知的垂髫孩童,到如今精神矍铄的七旬老者,胡升军的幸福晚年,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鲜活、最真切缩影。六十余载岁月流转,山河无恙,民生皆安。少年初心未改,时代幸福绵长,这份美好,静静流淌在八斗的青山绿水之间,温暖着每一位乡间儿女。

湖南华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金混料、复式碳化物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湖南华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金混料、复式碳化物改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规定进行信息公示,公众可访问: https://pan.baidu.com/s/1Yfqhvg3- 4uM-VNRTz4VwQ,或至建设单位查阅内容;联系人:黄女士 18607411636